




深圳人

薛忆沔◎著

深圳人

薛忆沔◎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人/薛忆泓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590-6

I. ①深… II. ①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3500 号

深圳人

著 者 薛忆泓
策划编辑 王 熠
项目编辑 朱华华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32 开
印 张 8.25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590-6/I·1700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熠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回归母语的“深圳人”
(新版序)

2013年初,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准备结集出版的前夕,我对小说集的书名仍然犹豫不决。我在《深圳人》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犹豫。我在“深圳人”系列小说受英语文学的影响和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间犹豫。最后,“虚荣心”帮助我做出了决定。因为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是小说集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品,加上它也是小说集里最早完成和唯一完成于深圳及中国的作品,我最后决定用“出租车司机”做小说集的书名,而让“深圳人”屈居副标题之中。小说集出版之后获得的关注和赞誉多少也是对这个选择的肯定。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部小说集会成为自己第一部跨越母语边界的作品。2015年春天,当出版商第一次与我讨论小说集英语译本出版计划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名”:为了强调作品与英语文学经典 *Dubliners*(《都柏林人》)之间的联系,我建议改用 *Shenzheners*(《深圳人》)做它的书名。一段神奇的文学之旅就这样开始了。借助与精致的原作遥相呼应的翻译, *Shenzheners* 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带到了地球的另外一侧。

这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它于2016年9月9日在加拿大正式出版发行。它包括了原作中的九篇作品(《同居者》、《女

秘书》和《文盲》这三篇作品因为整体篇幅上的考虑被排除在外)。在随后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这部短篇小说集不仅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可观的声誉和可喜的销量,还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文学节上获了奖。它也很快激起了加拿大另外一种官方语言的热情关注,由一位迷恋深圳又痴情文字的知名作家翻译的法语译本将在今年年底上市。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这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在住处附近的街边被热心的读者拦住:他们与我细致地讨论起了“深圳人”的性格和命运,他们对我笔下那些小人物的遭遇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这是我在这部作品的母语世界里都没有过的经历。

通过这部短篇小说集,越来越多的英语读者不仅熟悉了“Shenzheners”这样一个在目前的任何一部英语词典里都还不存在的词,也认识或者说更加认识了“深圳”这座他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的城市。中国的奇迹用文学的方式打开了一座又一座异域的迷宫……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在母语世界里的重现绝不是这部作品生命的简单延伸。它更是一种升华,一次新生。怀着对母语至深的眷恋,《深圳人》向母语世界里的

读者发出了阅读的呼唤。它渴望着通过母语的激情获得用其他的方式无法获得的升华和新生。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我笔下的这些“深圳人”到底生活在哪里。我总是用小说《出租车司机》腰封上的那一句话来回答：“几乎没有人是真正的深圳人，几乎所有人都是真正的‘深圳人’。”“深圳人”系列小说在英语世界里获得的认同正好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而我相信，母语世界的读者对它新一轮的阅读会继续证实这种说法。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新一轮的阅读吧。

薛忆沔

2017年4月29日于蒙特利尔



原版序

关于这本小说集的发源地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以其中最早完成的作品《出租车司机》的创作时间为准，称这本小说集发源于1997年的深圳；而另一种说法以作者最早见到的人物原型为准，将小说集的源头追溯到1977年的长沙。两年前，在《小贩》面世之后不久，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称它是“用33年时间写成的短篇小说”。我的理由是：早在1977年的秋天，小说的人物原型已经出现在我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三种说法以“深圳人”系列小说这个念头正式产生的时间为准，小说集的发源地因此被锁定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那时候，我已经在异域的迷宫里生活了三年，正在做第一次回国探亲的准备。“深圳人”刺激了我的创作冲动。在启程之前，我用铅笔在废纸的反面完成了《物理老师》、《女秘书》、《同居者》和《小贩》等四篇作品的初稿。我将这些密密麻麻的手稿塞进了已经是鼓鼓囊囊的背包里。

在深圳短暂停留期间，我曾经接受《晶报》的采访。在采访中，我首次提及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创作构思，并且将《女秘书》交给报纸发表。“深圳人”系列小说从此正式进入读者的视野。不久，《物理老师》和《同居者》相继在《花城》杂志上发表，并

立刻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关注。遗憾的是，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因忙于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同时又要应付蒙特利尔大学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再现“深圳人”的激情只好束之高阁。

2010年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期间有机会专注于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又重新激起了我的兴奋。我开始重写已经被一些评论家视为21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之一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又重写了已经获得过许多好评的《同居者》和《女秘书》。这种重写让我发现了汉语的许多奥秘。它不仅为“深圳人”系列小说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也为我今后三年的全部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又修改完成了《小贩》、《文盲》和《母亲》等三篇作品，并且对系列小说中的其他作品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想法。

《母亲》、《小贩》以及《女秘书》重写版的相继发表和引起关注是这个系列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尽管因为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发表过程的周折，“深圳人”也多次遭受了流产的危险，我却已经非常清楚，这个怀胎多年的系列小说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顺产出世。

2012年初春，在经历了将近六个月殚精竭虑的写作苦行（包括重写《遗弃》）之后，《“村姑”》从我的大脑进入了我的电脑。这最边缘的“深圳人”向我发出了新一轮的召唤。紧接着，《文盲》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出租车司机》和《同居者》的重写版分别在《晶报》和《作家》杂志上发表，并且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关注。这些刺激使完成“深圳人”系列小说成了我的燃眉之急。利用回国做新书推广活动之前的空隙，我夜以继日，勾勒出了最后几位“深圳人”的侧影。

七月初结束新书的推广活动回到蒙特利尔，我首先完成了《流动的房间》新版的准备工作，彻底重写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流动的房间》新版成为了我在2012年出版的第七本书。这项繁重的劳动将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拖累到了极点。在这种极限的状况下，是“深圳人”引发的创作激情构筑了我脆弱生命中的中流砥柱：《剧作家》、《父亲》、《神童》和《两姐妹》纷至沓来。我怀着毕其功于一役的狂热，完成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最后冲刺。

这时候，距离《出租车司机》在我心灵深处引起的那第一阵颤栗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了……

昨天，就在我竭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刻，我的外婆在故乡

长沙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这本小说集因此又带上了一个伤感和动人的标记。三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坐在外婆身边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我来了。但是，她仍然能够背诵几乎陪伴了她一生的《木兰辞》和《长恨歌》。还差三个星期就要满 97 岁生日的外婆是最平凡的“中国之最”。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是我遇见过的最出色的叙述者。她的叙述是我文学创作不息的源泉。

在外婆的弥留之际，我关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短文《生死之间的“桂姐”》通过《读者》杂志抵达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手里。这是我为她送行的特殊方式。我敬畏外婆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她一直坚持到我完成了这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写作工程之后才停止自己的呼吸……她留给了我无数的故事。她的生命将通过那些故事永远留在我的写作里，留在我的生命里。

更为巧合的是，将近十二年前，我就是被《出租车司机》第一次带上《读者》杂志的。那是新世纪开始的一年。那一年，“深圳人”系列小说的开篇之作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登。这是我个人写作生涯上的第一次“盛宴”。这从天而降的“盛宴”为我能够坚持十五年，最终完成“深圳人”系

列小说,提供了持续的营养和虚荣。所以,这部小说集就以《出租车司机》来命名。

薛忆沩

2012年9月16日于加拿大蒙特利尔



目 录

新版序	001
原版序	005
母亲	001
小贩	019
物理老师	031
出租车司机	046
女秘书	060
剧作家	076
两姐妹	101
文盲	133
同居者	160
神童	183
“村姑”	204
父亲	229



母亲

突然，我决定不去送他了。他对我的决定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只是说我有点累。他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他的手提包是我五年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从拆开包装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使用着它。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它。他的话总是那样的少。他从来没有说过是不是喜欢我为他买的任何东西，就像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不是喜欢我一样。他将一叠皱巴巴的文件塞进手提包里，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又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拍了拍两侧的裤口袋，确认自己没有忘记钱包和证件。这是他出门前的标志性动作。然后，他冲着我们儿子的房间喊道：“要认真做好作业啊。”刚才我们的儿子悄悄地问我，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检查站。当我告诉他我自己都不会去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吃惊。接着，我又提醒他，他的数学作业还没有做完呢。我的提醒令这个孩子非常沮丧。他低着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昨天他的家庭教师告诉我，尽管已经做过不少的练习，这个孩子还是不太熟悉将无限循环小数转化为分数的步骤。

他关防盗门的时候还是像平常那样非常用力。多年以来，那种金属碰撞出来的声音就像他稀少的言辞一样并没有激起我

的反感。可是上星期他离开的时候，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了那种激烈的碰撞。那种多年来我已经习以为常的声音突然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无法忍受。在去检查站的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甚至没有说：“你一路上小心一点。”或者“小心你的钱包。”这是每次分手的时候我都会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那种碰撞的噪音依然在我的耳边回荡。对它的反感压抑着我的情绪。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在检查站的入口，他照例说：“你回去吧。”他的话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转背就走了，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记得以前在我们分手以后，我总是回过头去看他。他的个子不高，很快就会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但是我还是回过头去。我相信我能够看见他。我也相信他能够看见我在看着他。我记得很清楚，以前我总是这样的。可是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不再回头去看他了。我不记得这种改变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它来得非常自然，非常平和，一开始甚至都没有引起我自己的注意。最近这几次分手之后，我马上就往回走。在拥挤的通道里，我偶尔会去留心一下迎面而来的其他人，比如那些兴致勃勃的外国人或者那些无所事事的小商贩。但是，我不再回过头去目送着他走远了。我非常不安，